

80 MAR 1935

447

# 北方公報

第十九期



赤

短評

日人阻止華王退國事件

兩國發展合作關係

蒙綏糾紛不可任其發展

時論

目錄

目

救國與獨裁(續完).....黎天才

冀台堵口失敗的嚴重性.....張尼

蘇聯非法賣路之經緯.....靳忠

希臘政變與巴爾幹時局.....馬快然

國內外大事紀略



## 救國與獨裁

(續完)

黎天才

(b) 民主政治下也不是不可以集中人才，但照原則說，民主政治却是人才折半的政治。有在台上的，有在台下的，有政府黨，有反對黨，這豈不是就國家現有的人才只用一半麼？固然政務官事務官之嚴格釐定可以多少救濟這種弊害，然而就規定國家百年大計而言，政務官之重要實遠在事務官以上。國家政治永將國內最優秀的政治天才分成兩個營壘，誠為民主政治一大遺憾。若謂在遇有重大危機時，可藉成立聯立內閣以資補救，然而這也就證明在羅致國內人才一點上，民主制是不及獨裁制的。

在就以上三點有了概括認識以後，我們試來對於中國採行何種制度為宜的問題，來提供我們的意見。在這裏，我們要看重中國當前的處境和需要，庶不至流於空疏浮泛。我們記住這一點，就看出張學良氏於去冬對華盛頓郵報記者金司堡氏所發表的一篇談話是很值得注意的。張氏是主張獨裁的很堅決的一人，他對美報記者所列舉的中國目前需要實行獨裁的幾個理由，由我們看來，誠不失為針針見血之論。

救國與獨裁(續完)



## 日人阻止華工出關事件

最近數日來，日人對於乘北寧車和平古汽車出關的大批華工，分別在榆關和古北口加以阻止，最初阻止的方法只於加高所謂「入國証」的價格，由三角到一元，後來竟由關東軍正式頒布「取締外國勞工入境規則」十六條，並對自青島乘輪到大連的華工，也拒絕登陸，一時數萬華工，出路被斷，繼續由內地來到的，又絡繹不絕，北平當局雖與日人方面幾度交涉都無結果，形勢顯然異常嚴重。

日本軍閥攫奪了我國東北四省，已經是歷史一件最可恥的事件，現在中國人竟被拒絕到中國地，更是人類中奇恥大辱的現象了。

日人阻止華工出關事件

## 救國與獨裁(續完)

他說「獨裁與專制殊不相同。專制者，壓迫人民而遂其私慾之謂。余心目中之獨裁制度，實極爲仁慈，負教養人民之責，一如爲教養者之照顧兒童，俟其成熟，有自治之能力時，此獨裁者乃將政府之責還諸人民，並非如專制者之不恤以武力保留其權勢也。」張氏這幾句話描述出來他自己對於獨裁政治的觀念，我們全部同意。有許多入將獨裁政治看作國家政治最後的目的，以爲是爲獨裁而獨裁，因此將獨裁政治看作恐怖政治，其實錯了。獨裁政治也只是一種手段，其目的當與議會政治一般無二，都是爲着謀取民族福利；將獨裁與專制等量齊觀，未免抹煞事實。我們深信：一位成功的獨裁領袖必然是保民愛民的領袖。他具有「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的一副心腸，故願肩起忍受一切，計劃一切，指導一切，監督一切的重任，他的忠勤，他的毅力，他的見識，他的誠懇，使着擁護他的群眾一天比一天增多。在這裏，我們最同情於丁文江氏這幾句話：

中國政治完全在革命期中，而且在內戰期中。在這種狀況之下，民主政治根本還談不到，獨裁政治當然是不可避免的。

而且錢端升氏早就說過，「若以大多數人民的福利而論，獨裁政治也不見得不及民主政治，」我們和錢氏有同樣的看法，因此有些人提起獨裁政治來便談虎色變，我們總覺得這是受「民主政治的薰陶」過久，也就是受政治學老教科書的銅鐵過深了。事實上中國的政治至少由國民黨統一中國以後，就其體態而言，無非是獨裁政治，這個階段，依照孫中山先生的建國綱領，也是要政府實行獨裁的。國民黨建國步驟之一所謂訓政時期，不就是如張學良氏所謂。教負照顧兒童，「俟其成熟，有自治之能力」，然後以「政府之責還諸人民」麼？

張氏解釋了獨裁政治的本質以後，進行而言及中國對獨裁政治之需要，他說，「爲何水上漲，勢將泛濫全城，……但人民或一時愚昧，不能甚或拒絕作修堤工作

## 日人阻止華工出關事件

目前正是春耕最緊張的時候，這些中國人都是要急於利用這個時機到東北謀求最低限度的生存。他們是因了幾年來日本和其他帝國主義者對華北侵略以至農村破產，受了人口過剩的壓迫，不得不尋覓生活的出路。現在日本帝國主義竟欲將這一點生路也給斷絕，這除了逼迫中國廣大被壓迫民衆，認識侵略者的兇狠面目，而一步步走上反抗的道路外，還有什麼其他的效果呢？

最可注意的現象，就是當關東軍禁止華工出關的當兒，日本資本家及其代理人，仍不斷在山東，河北各地招募華工，（見北平晨報三月十三日卡特談話）。這充分地反映日本資本家與軍閥間存立着的矛盾，就是說，資本家還是想儘量在廣大數目的勞工中，購買賤價的勞力，而關東軍則看到巨量華工之移入東北，具有防碍日鮮武裝移民的危險。按據太平洋國際學會調查，去年移入東北的華工，約有四十萬人，而因了大豆滯銷，農村恐慌之故，截至去年底，

，則當地政府應強使人民工作，以援救災禍之侵臨。中國現在需要獨裁者，從事建國良好政府以作基礎，俾可挽救國家於狂瀾。」張氏這段話指出了三點，我們認為都很重要。第一，中國現在需要獨裁政治是因為人民自己照顧不了自己，應當有一位獨裁者出來照顧所有的人民。這是一個事實問題，中國人民够不上採行民主制度的資格，所以必須經過受保育的階段，這一點已有多人談過，茲不再贅。第二，人民不願作的事，獨裁者應以強力迫之去作。這一點就免不掉引起誤解了。很明顯的，謳歌人權自由，同「受過民主黨陶」的人最怕聽「強迫」兩個字。他們以為人的意志自由是應當尊重的，遇到「強迫」不是犧牲，便是委屈。民主政治下的強迫是有限度的，所以較好；獨裁政治下的強迫是無限度的，所以要不得。然而這是皮相的觀察，其錯誤在看重個人自由，忘却民族生存。獨裁政治是要作事的，在牠所作的事項之中，無目的的壓迫人民之意志自由，乃是牠所最不願意作的一項。試為獨裁者個人設想，擁護他的群眾愈多，他作事的力量才愈大；除非他願意坍自己的台，他怎肯無目的的好民之所惡，惡民之所好呢？誠然，獨裁政治下之政治運動是狂熱的，無多顧惜的，可是這是大家對於當前危機作緊急應付的一種附帶現象。消防車開赴火場，車上的人正準備拚全副力量乃至生命與烈焰相抗爭，是誰還在街心安步逍遙，難怪大家要有氣了。我們可以承認，獨裁政治有類於戒嚴時期，戒嚴狀態下限制人民的自由較嚴格，然而嚴格限制並非以限制本身為目的，牠還有更遠大，更崇高的目的要藉這種措置來達到。方今幾個採行獨裁制的國家都把爭取民族生存及繁衍視為天經地義，因此人們都看重他們旋乾轉坤的偉大成就，同時也就把少數人意志自由暫受壓迫一點不大放在心上。這是，所有參加這次論戰的人都應當領會的一樁事實。

最後，我們認為張學良氏以河水泛濫為喻，指明中國需要獨裁政治之急切，此

救國與獨裁（續完）

有二十萬人進關。那麼存留在東北的仍有二十萬之多。可是日對滿移民三年以來，總數不過十五萬。而且多數華工在東北失業的結果，大半都參加了義勇軍進行反「滿」抗日的戰爭。這樣說來，日帝國主義政策的主持者，採行目前這殘酷的辦法，亦不能不說有其必然性。

### 亟應發展合作事業

全國經濟委員會，農村復興委員會和實業部，為推廣與指導全國合作事業起見，在南京召集全國各地參加合作社運動和研究合作社理論的人，舉行討論會。自本月十三日開幕以來，已將關於合作事業的若干基本問題，如統一合作社組織，確定合作金融系統原則，發展合作教育等，提到日程上討論。

在全國農村經濟疾速破產，現金集中幾個大都市，原料供求不相適應，高利貸與商業資本加緊剝削的現狀下，凡稍有知識的人，都已痛切了解發展合作事業的必要。尤其自近兩年來，政府亦

亟應發展合作事業

救國與獨裁(續完)

中殆無不盡之意。參加這次論戰的人，使我們十分失望的一點，就是都會看到建國，治國的問題，却忘記了比任何什麼也都重要的救國問題。他們忘了國內還沒有實現真正的統一，忘了共產黨四向奔擾，尚謀保持其殘存的勢力，忘了在本國政府努力安內的過程中，侵略國家嚙了這一口，又咬那一口。擺在我們面前的明明是淪亡之禍，不敢想不成，敢想以為不要緊也不成。在這時候，我們所需要的是力量，是堅強的意志，是要一個人說了就算，是要大家夥兒聽說，你去整頓軍隊，我去清理財政，你去組織民衆自衛，我去推行建設大計。事務紛繁，自然紛繁得很，然而掣綱振領，計日程功，作到那裏就是那裏，這比束手待斃如何，這些相信今日國難，除開國際情勢有大變動，使之「自行消滅，或由旁人代我們消滅，沒有別的法子」又如何？天下事本來作去不一定成，不去作則一定不成。國難如此嚴重，大家一定要你不服我，我不服你地看著牠更加嚴重，這真有些不可思議了。張熙若氏以為贊成獨裁的人只重事實，不顧理論，我們以為能認事實便好，目前的事實是需要我們團結起來，犧牲一切，為實現統一，為發展經濟，為整頓軍備，為安內禦侮，而擁護能以集中人才，支撐危局的民族領袖。國難艱策我們太緊迫了，什麼比獨裁好的政治，勢須等到國難過去再說，現在民主政治既救不了國難，我們就為救國來擁護獨裁，乃係理有固然。單單為一個金本位問題，英國人尚肯暫時放棄了國內政治鬥爭，我們又有什麼不肯放棄的？最可怪胡適氏還說：「我不信中國今日有什麼有大魔力的活問題可以號召全國人的情緒與理智，」請問：什麼活問題還能比現在的民族死活問題更有魔力？敢斷言一句：別的國家的問題，若同我們的問題比照起來，都渺小的很呢！他們的國民富有思想及熱情，所以連小問題也不放過，我們的國民對着這大的問題竟至漠然無所動於心，只就這一點說，中國也有採行獨裁制的必要。

蘇聯發展合作事業

開始積極注意合作社的建立和發展，會藉農村復興委員會的力量，在江西收復的匪區中遍設產銷和金融合作社。在江蘇，浙江，江西，政府實際上已在領導着合作運動。所以在前年全國合作社社員的數目還只有十八萬四千五百八十七人，而去年則增至五十五萬七千五百二十一人，計於一年中增加三十七萬二千九百三十四人，可謂驚人的進步。不過，這種進步，離令人滿意的程度，顯然還很遠。就以我國人數總數，(假定四萬萬人)，與合作社社員數目比較，每千人中也只有一點四人，比之蘇聯每千人中有六百五十六人，丹麥每千人中有八百五十三人，還可憐得很。其次，即以現有的合作社言，據最近上海市合作事業促進會調查，共有在地域的分配上是非常不平的，江蘇一省最多佔全數百分之四十左右，山東次之，河北又次之，江西湖南等地雖有猛烈的發展，但比較起來，更是少數。至於河南，陝西，甘肅，綏遠，察哈爾，等

我們的所見與張學良氏所見大致相同，已如上述。以外還有兩三個不甚重要的問題，就此提出談話。

第一，汪精衛蔣介石二氏於去年五中全會開會前，發表了一個感電，內中有一句話說到中國現時沒有採行獨裁制的必要與可能，原句云：「蓋中國今日之環境與時代，實無產生意俄政制之必要與可能也。」就是這一句話，在民主獨裁論戰中，似乎有了決定的意義，因為主張民主的人就輕易據以斷定：再有人擁護獨裁，不是「無的放矢」，便是違反政府既定的國策了。胡適氏就認為「這種見解（蔣汪兩氏的見解），很可以對一般求治過急的人們下一種忠告，」而且胡氏似以為在政府當局如此通電之後，社會上依然有人主張獨裁，乃是一樁怪事。然而我們以為這裏沒有什麼可怪，請看汪蔣這句話的上文說：「以黨治國，固為我人不易之主張，然其道當在以主義為準繩，納全國國民於整個國策之下，為救國建國而努力，決不願徒襲一黨專政之虛名，強為形式上之整齊劃一，而限制國民思想之發展，致反失訓政保育之精神，」那麼，很明顯的，汪蔣二氏只是說中國沒有採行意俄獨裁制的必要並沒有說一黨專政亦非必要，在感電發出後，中國還是行着獨裁制，這是不容絲毫懷疑的。我們又看到上海民衆論壇半月刊連載一位高舉軒（？）君兩封信，他比胡適氏更加固執，他對於上文所述張學良氏向外報記者發表之談話，自稱「不勝詫異與憤慨」，他說「我不是軍人，然張將軍是軍人，並在蔣介石將軍下佔有極重要的地位，而且這種地位是以國民政府的一個僕役的資格而佔有的。現在張將軍所發表的意見與行政院院長及軍委會委員長所發表的意見完全相歧，亦即與政府宣佈的政策完全相歧，這怎麼行呢？」高氏的兩封信語調都很沉重，很動人，然而並沒有正面參加獨裁民主的論戰，他希望只是張學良氏不再輕易發表擁護獨裁的言論而已。高氏只是對人來說話，這顯得沒有許多的意義，然而也引起一個可注意之點，便是我們下面所討論的第二個問題。

原來獨裁制有着兩個體式，便是一黨獨裁及個人獨裁，這兩者是在理論研究上應當分別開來的，張季鸞氏在國聞週報十二卷五期中發表的一篇「關於獨裁制」，分析事實很清楚，獨將這一點忽略過去，因而懷疑到現時國人擁護獨裁的言論是「

救國與獨裁（續完）

地簡直等於根本沒有，有的也只是私資商人假借合作社的美名而已。這種畸形的發展對於整個中國農村復興的效能，仍是很有限制的。再次，據調查，全國合作社中，以信用合作社數目最多佔總數百分之七十六有奇，兼營生產運銷合作社次之，這也是一種不健全的發展。尤其在中國，金融大半操在高利貸和商地主的手裏，農村中的信用合作社大多數仍是這些分子剝削貧勞農民的變相機關。

以上所指出的三件具體現象，可以說是目前發展，中國合作事業中最值注意而應根本改進的事，當然，如合作社組織的統一化，合作社人才的訓練等等，也都是刻不容緩的急務。

### 蒙綏糾紛不可任其發展

內蒙政務自治委員會與綏遠省政府，因為稅收的爭執，牽延兩個多月，最近軍分會派往調停的蕭仁源氏，也已無結果而返，同時綏遠進駐黑沙陀，烏里

蒙綏糾紛不可任其發展



救國與獨裁(續完)

無的放矢」，是「文不對題」。張氏對別的事實都想得很周到，只忘了這一個事實：若言一黨獨裁，中國現時已很「假」獨裁，片言個人獨裁，中國還不到俄意德那樣的程度。此刻擁護獨裁的人所希望的正是國民黨的政權更集中些，而且認為只有這樣作，才可以恢復並鞏固黨內的團結，才可以一掃破裂紛爭之頹勢，然後「以主義為準繩，納全國國民於整個國策之下，為救國建國而努力。」當前內外形勢太緊迫了，我們最願見到國民黨內部永不再發生什麼不幸的爭端，以致妨礙全國注意及力量之集中於救國事業，而泯除爭端之一個有效的辦法，則為暫且擁護唯一的領袖。個人獨裁不是與一黨獨裁不相容的，所以這並不是「毀黨造黨」的問題。張季鸞氏說，蘇聯「本是黨獨裁，不是人獨裁。不過因史達林多年在黨內從理論上，從成績上，克服了不少反對，取得了全黨大多數的贊同，遂成了實際的最高指導者。」對張氏這幾句話，我們完全同意，我們此刻就希望從理論上，從成績上，從事實演進上，在最近期內，中國可以出現一位實際的最高指導者。在當時，政治糾紛儘可從長解決，在非常時期，快刀斬亂麻的手段也最值得讚揚。有一位綺春君在政治評論一三九號中說：「從前有人在野時，天天主張民主，到自己上位後，便覺民主政治是行不通的。九一八事變後，曾集合朝野名流，在洛陽開國難會議，結果是一舉所得，於是再也不唱民主的高調了，這是大家都知道的。」綺春君這幾句話雖涉尖酸，自係實情。

第三，胡適氏最近發表了一篇「從民主與獨裁的討論裏求得一個共同的信仰」，內中說到：「獨裁的政治如果實現，將來必有人指出中山遺教來作護法救黨的運動，求統一而反致分裂，求救國難而反增加國家的危機，古人說的『欲速則不達』的名言是不可不使我們三思熟慮的。」這與我們上文以獨裁恢復並鞏固團結的說法剛相反。在這裏，我們不願作很多的答辯，因為這也是一個事實問題。中央方面現在去統一實現似尚有若干距離，而國難逼人則日見迫切，所以救國問題及其作法，是需要我們將理智與熱情合起來以求一平妥而應急的解決。

(完)

蒙藏糾紛不可任其發展

烏蘇和白延山俗的兩團騎兵，和德王由各旗調集的保安隊，雙方相距甚近，大有盤馬彎弓之勢。

糾紛的根源，是鴉片過境稅分配不均，這在本刊前兩期曾指出來過。而最近的情勢，則牽聯到上述各地方的主權和張甘汽車的保護等問題。德王駐平代表包悅卿和傅作義代表石華巖，一再發表談話，似乎兩方都有充分的理由。但惟其兩方理由都很充分，所有爭執本身越難解決，其結果則終有引起武裝衝突的可能。

本來內蒙察綏兩省，處於日俄兩大勢力之間，已够岌岌可危的了，中東路問題解決後，必更明顯地成為日俄兩國尖銳注意的一角，是不待言的。假使在這本來無國防可言的地方，再有不幸的戰爭爆發，必然會召致比其自身更嚴重的結果。這顯然不是一個地方問題，而是全國的安危問題。對於這一問題，中央能當此漠視麼？能任其發展麼？



# 貫台堵口失敗的嚴重性

叔 尼

提到水利，在一個以農業為本體的國家裏，可以說是絕對的重要，因為水利的破壞，甚至引起一個國家經濟的破產，政治的變亂。也是常有的事。為什麼水利在一個以農業生產為主基礎的國家裏，佔着那樣重要的地位呢？因為農業經濟的繁榮與否，完全要靠農產物的收穫為標準，而一切農產物的收穫，又純須靠着適當的水的條件，如水的條件一不適當，小則致成歉收，大則災荒立見，或赤地千里，或波濤萬頃當此之時，人民無衣無食，弱者死於溝壑，強者挺而走險，不僅經濟生活為之破壞，社會的變亂亦將由是而起，一查各農業國家歷朝興衰之跡，往往都與災荒具有密切的關係，由此足見水利在一個以農業生產為主要基礎的國家裏，地位的重要了。

水的來源為雨，雨量的多寡則純受着自然的支配，至於降在地面上的分佈，與奔匯的情形，也都要受限於自然的條件，不能盡與人的需要相合，但是這些不相合的地方，人們頗能將牠加以人為的補救，如江河的疏濬，灌溉系統的建立，水庫水閘的建築，及一切有關水利的設備，都足以使自然的災害，受着相當的克服，這便是水利事業的基礎。

由於水利事業的發展，足以使自然的災害，逐漸克服，所以旱澇之患，表面雖屬天災，實際應歸咎於人事上來。我國有句流行話「大兵之後，必有凶年」其大部的意義，就是指戰

貫台堵口失敗的嚴重性

亂之時，水利失修，戰後必然會引起普遍的災荒，所以天災之屬於人患，古今皆然，這也足見水利事業在社會生活上的重要了。

所以近來有些學者，認為東方有些國家，如中國印度的起源和發展，都與經營水利，防禦水患，具有密切的關係，證之我國大禹治水，對於當時政治影響的重大，確有相當的理由。

我國是一個最古遠的農業國家，水利事業一向都很注意，大禹的肅清水患，實際在我國的發展史上，刻劃着一個新的階段，黃災的防禦，在歷史上都有過偉大的成績，我國的運河至今在世界仍算一條最長的工程，其餘如成都的李公渠，關中的鄭國渠，白公渠等，至今無不見稱於世，也可以說我國如沒有歷史上這些偉大的水利事業，也難有今日的發展，無論過去，現在，和將來，我國都難脫離以農業生產為主要的經濟基礎，水利對於我國的重要也就可想見了。

近數十年來，我國外受帝國主義的侵略，以致農村經濟日益破產，農產之家，十室九空，衣食尚且不保，那有餘裕以興水利，內則群閥割據，政治腐敗，日惟榨取人民膏血，擴大己勢力，頻年內戰不絕，那裡會顧及水利的建設，雖有無數之水利機關，亦不過位置私人，圖有其名而已，因此急言水利，

## 貫台堵口失敗的嚴重性

而水利愈壞，國民政府成立以來，同樣受到封建餘孽的叛變，與匪患的影響，窮年無暇，水利依然不振，所以旱災水患，幾乎逐年加厲，國家人民所受損失的重大，不可數計，就中災情之較重大者，當推民國六年直魯豫的水災，民國十年直魯豫湘鄂蘇皖浙川陝甘的水災，民國十三年之華北洪水，民國十八年的五大河同時氾濫，最近三年的各河潰決，即就民國六年河北一省所受水災損失而論，受災者達一百零三縣，一萬九千零四十五村，六百三十五萬一千三百四十四人，受災田畝達二十五萬四千八百二十二頃六十五畝，設有一精密之統計，試將民國以來各年所受水災損失悉數統計起來，其數字之驚人，當在想像以上，論者或謂我國年來經濟的破產，國力的凋疲，由於水利不振，連年災荒，也是重要原因之一，確有根據，而且每次水災損失以華北最重，這主要是因為華北處於黃河下游的原故，設水利繼續不振，華北各省即不為日人侵佔，亦將因水患的發展而日趨衰亡，所以積極整理水利，也是挽救當前國難之道。

九一八後，我國政府震於國難的嚴重，深知擾外必先內安，內安必先建設，所以對於水利事業，近年來已開始加以嚴重的注意，去歲為統一全國水利組織，曾訓令全國，以經濟委員會為全國水利總機關，一方聘請國際水利專家，測量設計，一面就全國重要水利工程次第舉辦，在此水利積極的整理聲中，我們希望從此水災可以逐漸減輕，殊知今年春汛甫屆，各地水警

消息又紛紛傳來，更出人意料以外，就中尤以貫台決口最為嚴重。

最近的消息是這樣的：貫台決口堵口工程，因用人不當，指揮不靈，致失客冬三次堵合良機，現因黃河水漲，口門水深達二十四公尺，雖經連日搶堵，而愈堵愈陷，並且款料缺乏，危險異常，據大公報載，建設廳連接黃河河務局兩報告電：（一）十二日電謂貫台十一日水漲一公分。水最深處。東壩三十一公尺四寸，西壩二十六公尺二寸，中間三十公尺，因南風大作，溜勢益悍，東正壩第十八，十九兩站，淘刷一公尺餘，隨即增加見穩。兩邊壩受劇烈之週溜，臨門口第一占背河一面，陡見傾墊二公尺。其第二占及與第一占接縫處，所護麻袋亦陶墊入水，危迫殊甚，當即拚命搶護，至夜幸已加齊，而東正壩第十五占，因河溜東堤，於晚間陡見刷墊，正連夜搶加中，（二）十三日電謂：十二日水漲五公分，水最深處東壩三十公尺五寸，西壩二十六公尺四寸，中間二十八公尺八寸，溜仍急，東正壩第十五占，昨夜搶加後，今晨四時因溜邊過悍，又回陷入水，第十六十七占亦下墊一公尺。並略見後傾，危迫殊甚，業已搶加出水，正在拚命廝護中，其西邊壩亦淘墊一公尺四寸，已加修，惟款料俱缺，同時長垣縣長亦報告太行堤水勢陡漲六寸，仍復去歲漲水舊狀，加以南風冲刷，危險殊甚，溯其增漲原因，貫台溢流加多，北大堤東丁壩各口面流淤墊高，故水勢直向該堤沖洗，並謂現在正進行搶險工作，如滑縣之料，即日運

到，似可擔固，由此數電足見當地水勢及工情之一般。

據災民孫庭瑞等電云：「天不厭禍，河伯肆虐，浩浩橫塘，三年未已，而最近貫口決口，愈堵愈陷，兩壩俱坍，凡我災黎，罔不哭訴相告，以爲合龍無望，陸沉不免，舉目澤國，生死無地，然此其發端也，而大溜既移，太行堤之危險勢所必然，縱日事圖銷，窮途究難幸免，從此循滑而北，經衛南趨濮淵，且恐金堤失險，宜房不守，將蹈北宋時橫流百年之覆轍，足見貫台之合龍與否，乃河北全省安危所繫……」所以這次貫台的水警，決不是一回簡單的事，亦非普通決口，僅關係數縣而已。

除此以外，永定河亦告漫汎出槽，並影響天津海河，據大公報三月十一日所載消息：永定河自上週天氣溫和，冰塊解凍，漫汎下注後，整理海河善後工程處，爲免海河被淤起見，經決定再度放淤，開放放淤閘，並關閉節制閘，引渾河之水，流入東淀放淤區域，惟在兩日夜之間，永定河水漲幾達二丈，致溢高於堤面，而放淤閘引水遲緩，遂於九日上午二時許，在北倉進北之雙口鎮地方出槽，所有雙口鎮東一地田地約十方里左右，完全淹沒，同時田地中因無洩水之道，致仍由進北屈家店之老渾河口沖流入北渾河，來津滙入海河，查北鄉二十二號房于地方，去年伏汛時被沖開之壩口，迄今尚未堵往，於此次出槽前，地方官民已購備麻袋等物，準備堵口，乃未及興工，漫汎已至，雙口鎮進東田地，被淹後，老河口洩量有限，致水又

貫台堵口失敗的嚴重性

由二十二號房子王慶培進東地方之老壩口流出，而向南流入西河北岸之東溝子村，入西河匯入海河，查東溝子村民國十三年時一度決口，致津市幾遭水淹，十餘年來，此次爲第二次決口，現在還不是水勢最盛的時候，而水患已經是這樣危迫，前途更不堪設想了。

從這次貫台堵口的失敗，與永定河的出槽，引起我們有幾種的認識。

1. 像水利這樣重大的事業，絕非空洞的整理所能成功，必須有專任的機關，適當的人才，切實的辦理，然後庶幾始能有成，我國水利機關同樣犯了過去一般官僚主義的惡習，做事因循敷衍，以致坐失良機，並且系統複雜，以致指揮不靈，用人不當，所任之人，多非專門人才，以致才與事違，不僅與事無補，反使工程遭受障礙，這些貫台堵口的失敗，就是這種結果。

2. 最可奇怪的，去年新修之堤，稍遇水溜，即行傾軋回陷，可見工程之敷衍，中間亦難無舞弊之情事，這也是與用人不當有關，一般市僧之徒，侵入水利機關，只知惟利是圖，不顧國之安危，造成現在水患之危迫，當事之人，實應負其責任。

3. 這次堵口的失敗，還有一個問題，就是款料的缺乏。即至目前水勢已經到了這樣危迫的時候，款料仍然不濟，國家每年銷糜鉅款，獨於此重要之水利事業，經濟若是偏枯，不能不是一個缺陷，而且每年專爲黃災所籌款項，亦復甚鉅，偏偏水患到了如此緊迫的時候，反不難湊急，我想經濟分配上也不能沒

黃台堵口失敗的嚴重性

有不當的地方。

現在我們也並不是在追索責任，而是在尋求弊之所在及其改革之方，這次黃台堵口的失敗，實在是我們一個很好的警告和教訓，今後不欲整理水利則已，如欲整理水利，自非有一番澈底的改革不可，一、首先須力求將水利的機關，切實的統一起來，庶幾行政統一，效率增加，以往全國水利機關，據內政部二十二年調查，共有六十一處之多，系統紛歧，職權不相統屬，不獨消耗水利經費，甚至一遇河水汎濫堤防將潰之日，不盡力搶堵，反互相推諉，以致延誤河工，增重災情。去歲國府會規定經濟委員會為全國水利總機關，現經濟委員會亦已擬定各水利機關整理方案，對於水利機關之重疊者，實行裁撤合併，這自為深切時弊之改革，更希望力謀實質上的統一，勿作形式上的裝飾，二、用人方面盡量運用專門人材，庶幾用其人者收其功，治其事者盡其責，如人才缺乏不敷任用，一方可聘用外人，一方作有系統的培養。三、提高行政效率，切實打破過去因循之弊，人員的升降，悉以能力效率為標準，勿為過高之計劃，勿作誇大宣傳，更須要本着一種埋頭苦幹的精神做去，四、經費務求充足，辦水利不比做買賣錢多大幹，錢少小幹，一定之工程需要一定之經費，設經費不足，不僅事功難成，連已成之部份，亦終歸無用，如修一堤，雖成其八，不僅不能防水之汎濫，水至，連已成之部份亦將沖毀，是其例證，現在經費應統籌統支，不敷之處，悉數由政府撥給，上列數點，可以

說是目前整理水利的幾個基本條件。

目前水利的整理，不僅異常的重要而且異常的緊迫，黃台堵口工程，已屆千鈞一髮之際，深望即刻注其全力，以事搶堵，人力務求充實：款料勿使缺乏，與黃台相關各堤，亦須即刻趕修完固，即今黃台合龍絕望，亦不致使災區擴大，今年春汎甫屆，各堤弱點即已暴露無餘，現在所希望者，再勿因循誤事，宜乘此水勢尚弱之時，將各堤補修完固，做到今年不再有潰決，即是一件重大的成功。

過去水利工程，多為頭痛醫頭，腳痛醫腳，而且漫無計劃，以致耗費雖大，而收效實少，現在一方固須將危迫之水患，加以緊急的救濟，另方須擬出整個的計劃，以謀根本的解決，所謂治標治本須同時並進，不過中國水利事業應辦太多，以目前有限之人力財力，欲求一一舉辦，也是不可能的，所以仍須抓住中心，中國目前最重要的就是黃災的問題，換言之，須集中人力財力首謀黃河水利的整理，自然水利的發展，不簡單在防患，尤在興利，不過處在目前國家萬方多難的時候，也不能希望太苛。

# 蘇聯非法賣路之經緯

耕 史

蘇聯非法出賣中東路，經一年零七個月的交涉，終與日本和偽組織成立協定，在本月十一日簽訂草約，並定於本月二十三日締結正式協定。我國政府已一面向蘇聯和日本政府提出抗議，一面向全世界宣言，聲明我國在中東路的固有主權，不因蘇聯單方行動而受其拘束。但是這種表示，充其量也不過是一種表示而已，決不能獲得任何有利的反響，乃是非常明顯的事。

本刊在幾個月以前，正當中東路售賣交涉第二次破裂的時候，曾經著文分析這項非法交涉，並在結論中這樣說：蘇聯是誠意出售中東路的，它可以在任何時候機脫售，其所以一再以瑣瑣的條件和日本折衝，時而緊張，時而舒緩，不過藉此暴露日本奪路陰謀而順利增加遠東軍備，以與日本在較長久的時間中，獲得優越的對峙地位。近幾個月來的事實，證明這一結論沒有錯誤。

現在中東路果然成交了，日俄兩國已開始在比較安定的基礎上，進行解決北庫頁島採掘權問題，漁業問題以及成立非武裝地帶問題等重大懸案。在這時候，我們是不是除開由政府發表抗議和宣言之外，就對這事件，永久漠視下去呢？顯然不能

够的！

中東路讓渡交涉的本身，即使除開它的法律上應得的判斷外，尚具有政治上，軍事上，和經濟上的無限意義。特別是中東路就是中國領土以內的一條重要建設，特別是這交涉是在與中國有最密切關係的日本和蘇聯間進行的，所以含棄對於中國的影響外，賣路的意義是不能充分估計的。中東路售賣以後，遠東勢力的平衡發展，是更無希望了，日俄間的緩衝工具是消失了，日本在滿洲的統制是更加嚴酷了，這一切都與我們有深切的關係。我們如果不把這種關係及其將來的影響，正確地認清，恐怕還有比失掉中東路權益更大更嚴重的危險，在前面等待着我們呢。但爲了正確地觀察將來的影響，尤其是賣路後遠東關係的推移，我們先把應賣路交涉的經過，和兩國在交涉過程中各自所採的立場，簡略地敘述一下。

## 一

售路的談判，從一九三三年六月二十六日開始，到本年一月二十二日協議成立，其間共開了四十次會議，有四次是蘇聯代表與偽組織代表間舉行，有二十八次是蘇聯駐日大使尤列涅夫與日外相廣田舉行，有八次是蘇聯代表與日代表柯茲洛夫斯其間舉行的。誰也知道，在這整個交涉中，日本雖始終以「中

## 蘇聯與日本之關係

間人」資格自居，而實際上，日本即是蘇聯賣路的對手方。但日本以偽組織出名，一方面可以希望使蘇聯對偽組織成為「事實上的承認者」，另一方面，使我國政府無法干涉。即如我國在一九三三年六月廿二日，得到偽路會議將在東京舉行的消息後，曾照會日使有吉，申述日偽蘇俄的東京會議，顯係違犯民國十三年的中俄協定，並且指明偽組織純為傀儡，日本應負全責，此外並鄭重聲明關於此事，無論用日本或偽國名義，與蘇俄訂立之任何協定或條約，中國都絕對不能承認，但七月六日，日使照覆時，只寥寥數語，說日本與「滿洲國」無涉，日本不受抗議。

在過去一年零七個月之間，交涉曾有兩度破裂，但因為日俄雙方都表示讓步，所以終於成交。蘇聯在價格上的讓步，幾乎使人難以相信，最初提出兩億五千億盧布，而日本的給價，只是五千萬日金，相差十幾倍，真是「漫天要價，就地還錢」。於第一次交涉破裂之後，蘇聯讓到兩億盧布，但日方仍保持五千萬日金。到去年二月二十六日，蘇聯又大事讓步，把二億盧布一下減到二億日金，差不多減了一倍以上，而且願意日本拿出一半現金，一半商品。四月二十六日，日偽方面則增價到一億日金，但其中三千萬日金是為遣散東路員工的津貼，實際只出七千萬日金。五月廿五日蘇聯又願將售價減到一億九千萬日金。六月三日廣田提出願在一億日金外，另付三千萬元作遣散費，雙方相差還有七千萬，但這時的交涉已急轉直下，到六月

二十八日蘇聯表示更將售價減到一億七千萬日金，七月二十三日廣田提出「最後的」折衷辦法，將買價提到一億二千萬，另外由買主担保遣散費。七月三十日蘇方表示不能接受這個折衷辦法，但願將售價減為一億六千萬日金，以完成這項交涉，並且允日偽可以物品繳付三分之二，現金繳付三分之一。廣田這時向蘇聯表示，必須照前此所提的最終辦法，答覆「可」或「否」，不然日本即不願再啟「調人」。八月十三日偽國「外交次長」大橋忠一乃與蘇聯駐日大使尤列涅夫直接談判，仍然毫無結果。次日大橋離日，交涉又中斷。偽方以蘇聯共產黨擾亂東路為口實，大捕俄員以脅迫蘇聯。八月十八日蘇聯政府乃以塔斯社電訊的方式，宣布交涉的經過，以證明交涉停頓的責任，全在日本，並說明偽方大捕俄員的用意。日外務省為對抗起見，也於八月廿一日發表聲明書，申述日本見解。

不過雙方表面上雖然惡聲相向，但實際上仍是不即不離。東京方面廣田與尤列涅夫，莫斯科方面日大使太田與蘇聯外交副委員長索柯爾尼可夫，屢次分途接洽。九月二十日偽外次大橋由滿赴日，於是交涉，又復展開。雙方進一步讓步的結果，將售價定為一億四千萬元，另以三千萬元作為蘇俄路員遣散費。但蘇俄要求日担保路價，日方不允，交涉又告停頓。

本年一月俄日偽三方在東京重行協議，蘇俄大事讓步，談判終於成功。蘇俄最後讓步的要點如下：（一）支付保證——蘇俄原來要求日本銀行團保證，現在撤回，而滿意於日本保證「滿

洲國」履行支付；(二)支付物品價格裁定——蘇俄原要求於意見不一致時，由第三國參加而解決之，或要求國際仲裁，現也撤回；(三)蘇聯領事館之建築地皮——蘇聯原主張這是非依中東路的資金而建築的，不應與中東路一齊讓渡，主張保留所有權，但日本堅不承認，蘇聯無法，也讓步承認此後只繼續充領事館之用，可不付租金且無限期；(四)蘇俄職員的退職津貼——因為恩給年金的支付計算方法還未解決，故蘇俄同意於首先解決計算方法後，再行商付退職年金問題。

這樣，雙方已在一方面獲得了同意，便由蘇俄遠東司長柯茲洛夫斯基，日本外務省歐亞局第一課長西春彥，「偽國」外交部次長大橋忠一三人，組織協定起草委員會，於三月上旬起草完畢，協定所訂條件大體如次：

- (一) 出售客體——中東路本身和該路附屬的一切財產（在蘇聯境內者除外），各種工場，各發電所，森林權利，各種企業並包括鐵路上一切建築，施設和財產。
- (二) 出售價格——一億四千萬日元（折合金磅時價支付）。
- (三) 蘇俄職員退職津貼，定為三千萬日元（由「滿洲國」負擔之）。
- (四) 出售條件——上述一億四千萬日元，以現金和物品兩種支付，三分之一為現金，餘為物品。支付期

限，分三年六期。

- (五) 現金支付方法——現金支付的二分之一，於簽字時立即交付，其餘二分之一分三年六期付完，重附以三厘利息。

- (六) 物品支付方法——支付年限為三年六期，以日「滿」物產支付，而物價則由蘇聯商務官和日「滿」商人間裁定。價格上如有爭執時，由以蘇聯委員二人，「滿洲國」委員一人，日本委員一人所組之裁定委員會協議解決。

- (七) 支付保證——關於現金和物品支付，日本政府交付公文於蘇聯政府保證之，不得遲延。

- (八) 蘇俄職員之解雇——以三個月為預告期間，以兩個月為猶豫期，以便使之從容回國。

- (九) 交代時期——簽字同時即移交一切權利。
- 協定草案作成後，三月十一日下午八時半在日外相官邸開會，代表蘇聯方面的是：駐日大使尤列涅夫，遠東司長柯茲洛夫斯基，中東副理事長庫茲民錯夫；代表日本的是外相廣田，外務省次官重光葵，外務省歐亞局長東鄉，條約局長栗山；代表偽組織的是：駐日「公使」丁士源，「外交次長」大橋忠一。由廣田，尤列涅夫，和丁士源三人簽字。



## 三

售路協定草案簽字後，我國政府當日當即令駐俄大使顧惠慶，向蘇聯政府抗議，同時並向英、法、美、日、意、比、荷諸國發表聲明書，否認賣路效力，保留我方主權。蘇俄對於我國抗議，到現在沒有答覆，日本接到我國聲明書後，正準備表示，大約須俟二十三日正式簽字後，即向我國提出。

總之全部售路交涉的結果，已因蘇聯的着着讓步，而促成了日本的勝利。從此以後，蘇聯在北滿的地位，將全部被清算，而日本更可以毫無顧忌的完成其北滿的軍備。東北鐵道的「一元化」，已因中東路的讓渡而完成了。

據三月十二日東京電稱：中東路出讓協定成立後，北滿方面所受的直接影響，可分為以下各要點：

一、蘇聯撤退全路路員和路員所組織的共產黨支部，俱樂部，文化機關與經濟團體，此後蘇聯在北滿的勢力將趨消滅。

二、在以前蘇聯勢力支配下的沿綫都市，此後可使日「滿」資本，作一萬萬元以上的發展。

三、蘇聯在林業、鑛山等上之勢力，均將減退，而使日「滿」企業可在此與交通的「一元化」同時發展。

四、滿鐵與日本內地的失業雇員，至少可有一萬五千人移往中東就事，而因日「滿」企業的發展，更可容納數萬以上的失業工人。

五、依全滿鐵道的統一經營，得使運費減低及貨物輸送之

合理化。

六、運往海參崴的貨物可望銳減，而將使之集散於大連和北鮮方面。

七、北滿特產物之訂購辦法單純化，並將貨物運輸之合理化，從來積存於哈爾濱方面之貨物，可消納自如，將來日本商業交易數量大增。

凡此一切，都是日本從「九一八」事變以來就朝夕渴望着的事，今後都可以一一實現了。這些重大影響，表面上看來雖然不外是經濟的，但在其實際發展上，則具有深遠的政治和軍事影響。很明顯的，因了蘇聯在北滿勢力的清算，日本可以把滿州整個門戶緊閉起來了，可以大量移送日本的過剩人口到北滿和興安嶺一帶，可以將中東路與洮昂洮索等路逐漸聯絡起來，使北滿變成對蘇聯，對外蒙，對亞洲大陸征服的「司令部」。

在另一方面，蘇聯對於售路交涉，始終抱很大的決心，如果認為蘇聯不知道日本會因取得中東路而加強其對蘇聯對外蒙的進攻勢力並緩和日本國內的危機，那是完全錯誤。蘇聯完全知道，但他仍然決心出賣，這就是祇有從李維諾夫在一九三三年五月十一日對塔斯社詢問的談話中去尋求蘇聯的動機。李氏說：「蘇聯政府實擬將中東路出售以圖解除遠東一重大國際糾紛之根源。蘇聯現清晰見出，中東路既設於外人之領土內，終難保持其自主之管理權。」我們由三月十一日的事實，可以相信李維諾夫的話，實在代表蘇聯當局，一貫的意見。

不過，日俄兩國的關係，究竟可以因中東路讓渡的成功，變化到什麼程度呢？中東路交涉的結束，從樂觀方面說，固然是打開了兩國進一步解決懸案的途徑，但是悲觀方面說，日俄兩國不可調和的矛盾，將更因三年來緩衝工具的消失，而走向正面化，尖銳化。就以目前兩國間現有的懸案說，至少可以舉出下列幾樁：

一、現行的日俄漁業條約預告期間，行將於本年五月屆滿，蘇聯是否願意續訂條約，以及續訂時，仍然保持投標制度，還是論定日金與盧布兌換率；如果設立兌換率，則兩國爭執多年的比率應如何決定，這都是迫在目前的問題。

二、日本在北庫頁島煤油採決權，將於明年十二月十四日因期限已滿而告廢止。以前日本民間代表雖與蘇聯當局有所協議，但迄無結果，預料蘇聯於期滿後勢必收回採掘權，那時日本是否肯幹，很成問題。廣田已向蘇聯駐日大使要求今後關於這一問題，由政府與政府間在東京開會，蘇聯始終沒有表示。

三、日本要求蘇聯設立西伯利亞與滿洲邊境間非武裝中立

蘇聯非法賣路之疑點

地帶，限定蘇聯集中於邊境方面的軍隊與軍事設施，撤至中立地帶以外，並撤回假想戰爭爆發之一切配置。這個要求首先由日本駐俄大使太田於去年八月三十一日以私人資格向蘇聯外次斯莫連尼柯夫提出，嗣後太田於九月三日又向蘇聯此外作進一步之提議，希望蘇聯撤除俄「滿」兩國方面邊境的防禦工事。蘇聯不但未置答覆，並認為無討論的餘地，反對於在遠東邊境的軍隊和防禦工事，更積極從事增加與建設。李維諾夫雖於售路協定章約簽字後，發表談話，可以「冷靜探議」「使空軍或他武裝兵之一部，撤退至一定距離」，但能否實現，大是疑問。

四、日本最近鑒於東路交易的成功，想進一步要求締結中東路與貝加爾烏蘇里兩鐵路的聯運條約和航空聯絡協定。

五、蘇聯於四年前即向日本要求訂立互不侵犯條約，曾遭日本拒絕，蘇聯要人每次演說必行以此事証明日本抱進攻蘇聯的決心。根據蘇聯一貫的和平外交政策，可以預斷蘇聯在一步上決不定退讓，然則如果同時日本再不接受時，一切日俄懸案，如何解決？

以上五項懸案中，最重要而最難解決的還是日本要求設立

## 蘇聯非法賣路之經緯

中立地帶問題。自從蘇聯加強遠東軍備，把遠東赤軍增到十師團以上，從赤塔直到海參崴，飛機場星羅密佈，日本早已感受蘇聯勢力的威脅，要求組織一日俄「滿」三國委員會，商討邊境問題，意在緩和蘇聯對遠東的武裝運動。但蘇聯很清楚地看到日本的政策既決定於瘋狂備戰的軍閥，而且，締結互不侵犯協定的提議已遭日本拒絕，則遠東邊境非在繼續加緊防備，不足以阻止日本對蘇聯的進攻野心。所以對於日本領袖後來許多和平的表示，都不信任。本年一月三十日蘇聯人民委員長莫洛托夫出席蘇聯代表大會時發表演說稱：「廣田外相謂遠東和平問題，非從事訂立互不侵犯條約，不可以解決，此層吾人亦表同意，惟今有國家焉，拒絕簽訂此項公約，是即拒絕負擔公約上所發生之義務……夫拒絕担负義務之國家，不能得人信任，是又何足怪乎？」

所以，在日本不答應蘇聯締結互不侵犯條約的要求，不消滅蘇聯對日本的猜忌以前，要想成立非武裝地帶，便是一件不可說的事，非武裝地帶不能成立，遠東亦自兩大勢力的發展，恐怕仍然祇有繼續嚴重，而難望舒緩。

我們中國民衆對於蘇聯非法賣路和今後日俄間的關係，完全應從現實的形勢中建樹獨立的政策。固然我們時時刻刻不能忘記蘇聯賣路的行動完全是對日本帝國主義的讓步，完全抹殺弱小民族的利益，完全違反它自己和中國簽訂的一九〇三年中東路合同章程，一九二四年五月三十一日的「中俄解決懸案大綱協定」，以及一九二四年的北京和奉俄兩協定，固然我們不能不忘記這一切，但在這因了我們自己實力不足而成了既成事實的失敗狀況下，我們空自抗議和發表聲明是無絲毫補益的。

我們應該從蘇聯賣路的事實中得到一件寶貴的教訓，就是：蘇聯是中國解放的絕對同情者，以爲蘇聯能够幫助中國趕出帝國主義的勢力，完全是一種幻想！所謂保障蘇聯的和平建設，所謂保護社會主義的祖國，完全証明是在犧牲世界被壓迫者的利益之原則下，在幫助帝國主義對殖民地的支配之原則下完成的！

無論今後日俄關係如何演變，有一件事實是確定了的，就是：日本對於我們東北的統治更加嚴酷了，我們收復失地的目的，是比較更難實現了。

# 希臘政變與巴爾幹將來

馬快然

第一次帝國主義戰爭之遂爭場，就是巴爾幹。如今巴爾幹還是一個歐洲政治的樞紐，新以地還有再做大戰導火線之可能。意大利在第一次大戰中，還是一位體力未充的少年，現在已經稱雄于全世界了。

法西斯主義的鼻祖莫索里尼曾有過這樣的希望：「在今後二十年內，意大利一定要有六千萬的人民，五百萬的陸軍，強有力的海軍，最後，意大利一定要向外發展」。由此可知，意大利之政治目標是如何了。

亞得利亞海是意大利長靴之洗腳池，她千方百計欲得之而甘心。自從佔據里雅斯德之後，意大利已經在亞得里海東岸滿佈着殖民地與勢力範圍，波拉海口，業已成為意大利之海軍根據地。

意大利和土耳其的關係，比和希臘為親密，但以最近之政變觀之，據英報所言，認定是受了意大利之主使。保加利亞和意大利之關係，很難決定為友好。羅馬尼亞曾承認彼此之諒解，于是有羅馬尼亞之要求：「小協約各國應該限于討論文化和商業事宜」，這種要求間接可以驚擾法國之一切計劃。匈牙利完全依靠在意大利長靴上而寄生着，因而意大利之關係至善；一九三〇年和亞爾巴尼亞之諒解，是莫索里尼在外交上最大之勝利。最近意阿糾紛，把以前之友誼完全撕破了，正在調兵遣

將，似欲一戰，又欲調停之，總之，意阿間之外交關係，異常惡劣。今日英國之態度，依然保持其傳統政策，在地中海上維持列強之均勢。英國和意大利之關係，說來還好，此次意阿間之衝突，我們不敢決定確有英帝國主義之背景，然而，總會得到英帝國主義者之允許。同時，意大利這次的行動，還拉住了法國來同情，因為日本帝國主義者在阿比西尼亞之活動，太令人害怕了，所以意大利號召法國來贊助。實際上，在莫索里尼看來，英國對於近東，實有合作之可能，因而鼓動法國參加到巴爾幹。他因為以前與法國有秘密條約之關係，故對德有宣戰之演說，後因法國之抗議，乃親善于德，因有十年為期的德義條約，對於紛爭問題，利用特殊的仲裁方式；因此又有五人委員會之組織，德意各派一人，其餘三人由中立國選出。這樣使德義日趨合作，而意法日趨紛爭，近忽又接近。當意大利與南斯拉夫發生事端時，莫氏公開的要求德國出來維持和平，這是自大戰之後，德國第一次參加干預歐洲的爭霸。

一九三一年召集之巴爾幹會議，即是證明小協約國受了意大利之支配。意大利為戰後新興帝國主義，她所以在巴爾幹稱雄之故，端賴其外交上之勝利。戰雲數次籠罩了巴爾幹，都為長靴逐出去了，巴爾幹或將成為意大利向外發展「口號」所吞食，或將為意法衝突之導火線，此皆意中之事耳。

希臘政變與巴爾幹將來

根據以上之觀察，可知意大利在巴爾幹半島上之野心了，她干涉了巴爾幹半島大多數國家之一切，特別是最近支配着希臘。保加利亞去年與蘇聯恢復外交關係之後，對於巴爾幹國家，很有些蔑視，故在巴爾幹密約中，對於保加利亞，頗示反對。

最近因為希臘政變，保加利亞也陳兵邊境，這惹起小協國，無窮之恐懼。據土耳其最近傳出消息：巴爾幹上之國家，希臘，土耳其，南斯拉夫，與羅馬尼亞，對於侵害巴爾幹半島領土現狀之任何企圖，決予以阻止。但在意國人士觀察之，以為此言不過對於保加利亞一種警告，故聞訊亦無憂慮。惟仍深信土保等國，各將邊境防空充實，僅為預防性質，而無其他用意。誠然，保加利亞因希臘政變而發生一種政治恐慌，這是必然之理，況小協約國又以通牒式之警告發出，這更使保加利亞感覺重大壓迫，所以陳兵邊境，以防萬一。這是她必然採取的方法。

保加利亞三月七日向國聯秘書長愛文諾提出反對土耳其出兵邊境之抗議，保國以為土耳其此種軍事行動，實無異對於保國施行一種新威脅，故保國代表反對土耳其在保邊一帶屯集大軍，土耳其駐瑞士公使答覆保代表所訴述之言，謂：保國所反對土耳其之軍事計劃，土國出此，乃為保衛道達維爾海峽者云，該使于三月七日謁見愛文諾，聲明保國現亦沿希邊取軍事計劃。在土耳其觀點看來，土國集中軍隊，為必要之手段，因土

耳其為巴爾幹聯盟之一員，且為希土條約之當事人，自不能容忍保加利亞之行動。後經愛文諾之斡旋，保土代表于三月九日晤談後，保國已撤回送達國聯反對土軍集中於東塞來斯之抗議書，並已進行直接談判，謀此事之和平解決。保土兩國之和平解決，使歐洲人心趨于和緩，惟據正式消息云：保加利亞與土耳其之爭，已和平解決矣。惟大戰危機，猶未完全消散。希臘方面，死于內戰者，已逾千餘人，而土保兩國仍于邊境駐紮重兵，嚴密戒備。保土和平解決，國聯引以為榮幸之事，蓋初以為保土兩國難于和平解決，必至用武而後已，誰知竟爾和平解決！

保土兩國和平解決，而南斯拉夫又發出警告矣。據貝爾格勒傳來消息：南斯拉夫外部深信不致有國際糾紛因此發生之危機，謂保加利亞或土耳其決不致有干涉希臘叛變之狂妄舉動，但若任何外國加以干涉，則南斯拉夫將派兵援助希臘，驅逐入侵之外兵。

意大利對於希臘政變初發生時，于三月七日夜正式聲明如下：義政府鑒于希臘之變亂，為維護本國權益計，有採機宜手段之必要，目下正在檢討該項手段。意政府此言一發，馬上招來災殃。英倫方面，公開指出希臘係受意相莫索里尼之指使，據稱：意大利助成希臘革命之用意，係破壞巴爾幹公約，此點可為巴爾幹最近風雲之背景。如維民瑞洛斯，獲得希臘政權，則可與保加利亞聯合，將巴爾幹聯盟，劈為兩部。而意大利對

巴爾幹半島之軍路，即可操縱一切。每日電訊報，自南斯拉夫京城來訊，亦稱南國政府深疑希臘內亂，為意大利所發縱。南國政界，甚至以為維尼瑞洛斯曾受意政府指使，與保加利亞政府，成立一密約，允許保國接近愛琴海。意大利為防禦保國之侵入，乃開巡洋艦三艘往愛琴海，以備希臘亂事擴大時救急之用，實與保國相抗衡也。

沉靜的希臘，許久沒有發生政變，此次突然發生推倒政府之行動，這當然不是偶然的事。在反政府派動作之時，雅典城中之共產黨突起，紛擾形勢，較反政府派為危殆。三月八日在雅典城中散放傳單，鼓動工人起來奪取政權，舉行示威運動，更不顧戒嚴法，于深夜中，發生巷戰，警察鳴鎗，死傷無數。共產黨在此際起來暴動，是有力的，但僅占領雅典城，亦無重大力量，故不持久。此次叛黨行動係一種政治的改革，而不是革命，所以他們要求內閣辭職，代以叛黨領袖維尼瑞洛斯組織政府，不然即向雅典城中開砲。政府以為此種要求，完全係反動行為，故派大軍欲毀滅之。兩方相持不決之際，叛黨即將在克利島上組織政府消息傳出，據克利島革命總部人談：克利島已完全脫離查達利斯政府，島上居民，均擁護前總理維尼瑞洛斯。維氏之意，若革命軍在大陸上失敗，彼即宣佈克利島為一獨立共和國，要求加入國聯，為一正式會員。克利島居民二萬人，正候輪前往雅典，援助革命軍。據形勢觀之，革命軍若欲使內閣辭職，為不可能之事，但政府方面，若欲完全消滅革命

希臘政變與巴爾幹將來

軍，亦非一日之間，可能辦到之事。觀克利島居民擁護維尼瑞洛斯，可知將有一獨立共和國實現，此共和國存在之歷史，或將成為一日，一月，一年，亦或永遠。何以言之？蓋因此次希臘政變，背面站立着意大利帝國主義，故有如是之變化。一般觀察者以為政府軍消滅革命軍，此次政變即可終了，此種觀察至為淺見。此次希臘革命軍之動作，絕非一日之準備，豈能一鼓而消滅之？

匈牙利報紙對希臘叛亂，發表極悲觀之消息，一般印象，均覺叛軍現在繼續發展。而政府之地位，益形危殆。各報載稱：叛軍已將特拉斯全佔領。其他若干地區，亦被進攻薩羅尼亞城之叛軍佔領。叛軍於三月七日上午已沿斯特魯瑪河向政府軍實行總攻擊，如希臘叛亂繼續惡化，勢將引起國際之嚴重糾紛，而巴爾幹之和平，亦成問題。一般人相信，如叛軍勝利，前國務總理維尼瑞洛斯，必將廢止巴爾幹公約。

革命軍若勝利之後，首先要廢止巴爾幹公約，這對於巴爾幹和平，是有重大的關係。所以我們說，希臘政變不僅是巴爾幹公約和平之破壞者，而且是大戰之導火線。歐洲國家天天希望遠東和平，但自己國內又無真正之和平，安能使人相信和平之論？現在，革命軍退守，將來之危機更大，其對於巴爾幹之將來，實有左右一切之力量也。

國內外大事紀略

# 國內外大事紀略

——二十四年三月一日至十五日——

## 國內之部

### 川省防區打破

領先四川新政府成立後，鄧錫侯、楊森、李其相、劉文輝、羅澤洲各將，自接收該區軍政各權，歸還省府，各將領深明大義，電請中央，獎勵。自蔣汪除電嘉獎外，並由汪院長提出行政、政權、歸於統一。自此川省廿餘年割據防區制一朝打破。

### 救濟滬市面

達於極點，因受世界經濟不景氣及白銀問題影響，致金融恐慌，各月止，據三月四日商會統計，上海破產銀號三萬餘，至九月底止，請政府救濟。亦正實業部部長陳博談：減少入超，步籌劃，辦理法，要分別減免出口稅，並救濟出口，發行公債，等救濟辦法。

### 貫台水勢危急

貫台水勢危急，因工時不堵口，迄今未見著效，據傳汝霖談：其原因由於組織不利，決令行院三月十日，有沖潰金堤之危險。惟據三月十五日報稱，並大利。

## 國外之部

### 英發表國防白皮書

二月四日英政府發表首相麥克唐納所簽字之白皮書，內述英國國防政策及增加英國戰國之理由。工黨議員對此表示反對。于三月十一日下院辯論，結果以四三三對七九票通過。

### 法延長兵役年限

九法總理佛蘭亭因鑒于大戰時新生人口稀少，自本年一月起，將兵役年限由一年延長為兩年。此項決定，提出增加兵役年限案，見其減少，預料結果政府仍將獲得勝利。

### 希臘變亂失敗

希臘變亂失敗，三月一日前陸軍大將普加斯之黨徒，實行暴動，謀推翻政府。希臘政府，佔領薩拉米斯，海軍由雅典出發，各艦隊全數，已紛向暴動政府投誠。希臘政局已復安定。



## 本刊啓事

本刊自創刊以來，已逾兩載。蒙讀者愛護，特賜兩針，致在此日益嚴重之華北形勢中，仍能保持其獨立之立場，繼續不綴，此本刊同人所引爲自慰者也。然環顧茲世，國難未除，危機日深，共匪雖漸收平，瓜分之禍未泯，苟安自全，不啻束手待斃，故爲喚起國人認清國難起而爲先實國力，復興民族之準備。決自本期起，按期於每週內出刊一次，然本刊同人限於智識，見解或有未周，亟望海內學者 惠賜 宏文，以光篇幅，關於左列各項文字尤有歡迎：

- (一) 統一與復興民族之原則及步驟
- (二) 關於國內經濟，社會及文化之實際調查
- (三) 關於華日及其他列強對華侵略之分析與對策
- (四) 對於國民健全生活與思想之指導方針
- (五) 國際重大問題與一般形勢之分析
- (六) 短小雋永之趣味文章
- (七) 短篇小說

凡係來稿一經刊載報酬從豐，至一般稿例，則請參閱本刊「編輯規則」。

北方公論編輯部啓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三月十六日出版

編輯者 北方公論社  
 發行者 北方公論社  
 通訊處 北平宣外蓮花寺灣一號  
 北方公論社

### 本刊投稿規則

- (一) 本刊歡迎一切討論國際，國內政治，經濟，軍事，社會，及通信，筆記，日記，遊記，小說或其他關於富有興趣之文字。
- (二) 來稿如係翻譯，請附寄原著，或將原著作之姓名，出版，年，月，日，及地址註明。
- (三) 對於來稿，本社有修改權，如不願受修改者，請預先聲明。
- (四) 投稿人請開明詳細姓名，住址，以便通信。發表時如何署名聽便。
- (五) 來稿登載後，每千字酬以一元至二元之稿費，特別稿件，報酬另議。
- (六) 來稿無論登載與否，概不退還；但預先聲明，並附郵票者，不在此例。
- (七) 來稿請寄北平宣外蓮花寺灣一號北方公論社編輯部。

### 本刊價目表

長期訂閱費須先惠			
時	期	數	費
每	週	期	大洋五分
每	月	期	大洋二角
半	年	二十六期	大洋一元一角
全	年	五十二期	大洋二元

外埠訂閱郵費在內

### 本刊寄售及代定處

●北平	
東安市場華盛書店	琉璃廠現代書局
丹桂商場岐山書社	●杭州 新民路 現代書局
西單商場青年書店	●廣州 永漢北路 現代書局
志遠書店和平書店	●綏遠 牛橋大街 現代書局
新光書店榮華書店	●漢口 中華書局
岐山書店	●漢口 漢口書店
前外青雲閣內	
佩文齋	